

讀歌的人們

文／李秋玖（音樂文字工作者）

在台語老歌裡看見文學， 看見歷史

台灣三十年代興起的流行歌曲，不僅反映當時的文化與價值觀，更是映照社會的明鏡。

「孤夜無伴守燈下，冷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遇到少年家」二〇一〇年由台灣官方與民間媒體舉辦、超過二十二萬人參與的「歌謠百年台灣」活動中，獲得最受歡迎台語老歌第一名的，就是這首《望春風》。一首五聲音階單純的旋律，即點出鮮明的舊時情境、感情的含蓄隱喻，以及濃郁的鄉土詩意。

藝術的創作反映時代、文化與價值觀，流行歌曲更是映照社會的明鏡。日據時代對台灣民族情懷的禁錮，卻間接令非武裝抗日的青年將情感寄託於文學創作中。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狂飆，到三十年代「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歌人協會」更為洶湧。受聘為當時古倫美亞唱片的文藝部部長的陳君玉等人，不僅是新文學運動的大將，更挖掘各大唱片公司好手齊聚創作。而這首《望春風》的作詞者李臨秋，即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創作了多首傳唱世代的歌曲。

靈感來自於《西廂記》中「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望春風》字字明晰、力求押韻，配合音樂節奏的方言用詞，無非是當時文學的新景觀。更重要的是，歌詞像詩一樣受字數限制，卻也擁有日常生活語言的大眾特徵，比詩作更為樸質。而另一首男女對唱的《四季紅》，巧妙地將春夏秋冬配合梅蘭菊竹四季的花卉，映出戀愛時的羞澀、挑逗趣味，像極了小說內的言情對白，堪稱文學佳作。

即使不諳台語，也能哼唱幾句。《雨夜花》的作詞者周添旺從小受漢學訓練、文學底子足，與

作曲家鄧雨賢量多質精的配合，奠定了兩人歌壇的地位。最特別的是寂寥悲涼的歌詞，卻讓「雨」、「夜」、「花」的意象，成為日後台語歌曲最常出現的主題。周添旺的另一首歌曲《月夜愁》，更直接描繪出三年代的台北街景。有別於一般狹窄小路，「月色照在三線路」，那種新潮的約會地點，加上每段結尾處的換字「怨嘆月暝、無聊月暝、憂



今年適逢李臨秋百歲冥誕，有多項活動紀念這位傑出作詞人。（攝影／王文娟）

愁月暝」，更將孤獨心酸藉著月色吐露感傷。在那個除了人們習慣聆聽傳統戲曲，電視、電影、收音機都還不普遍的時代，唱片公司突發奇想，為無聲的電影配上主題歌曲。於是隨著電影的放映與錄音的發行，第一首造成流行的歌曲 桃花泣血記 大受歡迎。台語歌曲進入黃金時代的同時，更帶動了電影工業的發展。

一九四九年的戰後，壓抑台語的國語運動尚未展開前，新一代創作者如大家熟知的楊三郎、呂泉

生、洪一峰等新血的加入，將台語歌曲掀起另一片榮景。 望你早歸 吻合戰時親人倚門而望、 燒肉粽 隨電視節目火紅、 補破網 及 杯底毋通飼金魚 寓含著二二八事件的動盪不安及融合心願，被學者莊永明訂為「戰後四大名曲」。而經歷台日混血歌曲的時代情感，六 年代之後完全本土的歌曲如 媽媽請你也保重 ，也印證著由農業社會轉型工商，開始出現大量離鄉背井，思念家鄉、母親的歌曲。



音樂人楊忠衛把鄧雨賢故事搬上音樂劇舞台，演出《四月望雨》。（提供／音樂時代雜誌）

台語歌曲中不得不談的，便是改歌與禁歌。無數流行的歌曲如前所提的 雨夜花 、 月夜愁 等，在日據時期被配上「皇民化」歌詞，改得荒腔走板。而國民政府主政之後，更因一個字、一個抽象的影射等五花八門的理由，使得 四季「紅」、 天黑黑 、 五更鼓 、 收酒罈 等歌曲，都被歸為禁歌之列，間接見證了執政者用來箝制思想的荒謬策略。

儘管台語老歌在過往各個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卻永遠是積鬱的人們最直接的宣洩出口。真摯、淺白地記錄了傷痛，但也「歌頌」著文學、傳唱台灣人民們共同的歷史。

台語老歌保存現況

一九三 年代是台語流行歌的黃金時代。今年恰逢 望春風 作詞者李臨秋的百歲紀念。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二二八紀念館、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籌備處及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合作策劃出版《30年代的絕版台語流行歌》CD書，從目前僅存的二百首三 年代台語流行老歌（推估當時約有五百多首），選出二十三首復刻七十八轉蟲膠唱片，讓今人能聆聽再現原音，遙想過往時空的繁華舊夢。此外，台北市文獻會則在市定三級古蹟大同分局（原日據時期台北警察署）展示李臨秋的數十件手稿、唱片封套照片，民眾可進一步認識老歌的詞、曲背後的創作緣由和時代歷史背景。

目前老台語歌的資料保存，主力仍在民間的音樂人後代和個別民間收藏家，並未有特定公部門單位進行長期計畫性的搜集和整理。至於作為歷史發生現場的名人故居，如位於西寧北路李臨秋故居，也由於後人李修鑑意識到古厝的重要性和獨特性，才能進一步自私人手中釋放、成為公眾分享的文化資源，彌補集體記憶的空缺一角。

（文／黃信華、王文娟）



〈望春風〉、〈想要彈像調〉……即使經過時間淘洗，台語老歌的雋永的詞曲，就如同老唱片般至今仍在許多人心頭迴轉不去。



三〇年代大稻埕的永樂座，是電影戲劇等通俗娛樂文化的中心，也孕育出一代詞人李臨秋。

以母語召喚土地的鄉愁 台灣族群音樂的發展群像

文／紀慧玲（藝文工作者）

月光華華 點火（來）程菊花
 大菊（汝係）緊綻芽（是會）累死厝自家
 自家（是）三十八 老喂（才來）學吹笛
 吹笛（是）天毋搭（就）儂尿（來）照自家

菊花夜行軍，交工樂隊
 《菊花夜行軍》，2001

《菊花夜行軍》是林生祥繼《我等就來唱山歌》後的專輯，無疑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張。不僅在於他獨特的嗓音宛若山歌高亢，揉合山歌、八音，再加以變調，並大量使用樸實的月琴、嗩吶等傳統樂器連結客家音樂符號，以器樂結構樂風，創造獨特聲響與音感。更重要的是，整張作品傳達的現實意識，以影像式的敘事體詩，一幕幕傳達農村與農業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裡掙扎、變遷與稀微希望，抒情卻毫不妥協的抗議精神，讓林生祥的創作有美學上獨特的社會意義。

主要作詞人鍾永豐將搖滾樂信仰裡最重要的社會意識，傾注於兩人的長期合作行旅。他的詞，熨貼著土壤的溫度，一字字蹦出紙面，讓不諳客語的



林生祥的客語音樂創作直接訴諸聲音，跨越了族群語言障礙。（攝影／楊文卿，提供／大大樹音樂圖像）

人似懂非懂，卻依舊可在文字排列節奏與字音符號間尋著些許音樂圖像。這樣的音樂，為客語跨越了族群語言障礙，直接訴諸聲音，使得他們在客家音樂創作領域顯得非常突出。接下來的《臨暗》、《種樹》及剛出爐上市的最新專輯《野生》，林生祥的音樂從不脫離社會現實，不止有著懷舊與飽含情感的族群文化描述，亦傳遞巨大的關懷與感動能量。

台灣是多語多族群社會，由於政治與文化權力的分配與宰制，作為居住台灣最久的原住民族群、人口比例最高的閩南與客家族群，都失卻了語言自



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2001，提供／大大樹音樂圖像）



解嚴後，《抓狂歌》的發行，拉開新台語歌運動的序幕。（提供／滾石唱片）



（提供／滾石唱片）

主與主導地位，與語言休戚相關的族群音樂，一部分被歸類為民族音樂，以其封存與凝固特質彰顯。一九七〇年代高倡「唱自己的歌」的校園民歌時期，由於彼時語言政策的箝制與壓迫，加上政治緊縮氣氛絲毫未鬆動，這場青年文化運動並未落實於各族群音樂長期受漠視與歧視的反撲。對台灣社會的高度批判與現實書寫，八二年出版《之乎也者》的羅大佑是影響青年世代最重要的音樂創作人；然而，族群音樂真正抬頭，是八〇年代末解嚴後整體社會文化能量釋出，才有了母語創作音樂的空間。

一九八九年，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掀起新音樂革命浪潮。許多人還記得 抓狂、計程車 這些顛覆傳統台語流行歌的詞曲內容，並且視

其帶有強烈批判的訊息為抗議歌曲的代表。《抓狂歌》不僅批判威權政治，更重要的意義當是對長期受壓制的台語音樂、文化、歷史的一次美學反撲與實踐行動。

以《抓狂歌》作為新台語歌運動的序幕，同時也作為族群新音樂運動關鍵點，我們環顧前後，會發現林強的《向前行》僅僅比《抓狂歌》晚了一年，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也在同年發行。新客語音樂創作則要晚些，林生祥的第一張專輯《過庄尋聊》出版於九七年，也是新客家音樂人如陳永淘《頭擺的事情》、顏志文《係麼人佇个唱山歌》輪番發表的重要年份。

客語音樂創作環境比之河洛語，有更艱難的處



陳明章在北投社區開設免費月琴班傳承老技藝。（提供／北投八頭里仁協會）

境，卻也因一向與主流音樂劃開，反而激勵為另闢蹊徑的助力。後者的創作一向在主流、非主流之間遊走，市場接受度大的，立刻被唱片工業吸收，比如伍佰、陳昇與新寶島康樂隊、林強；堅持非商業發行模式、強調族群語言特色的，多半以獨立發行吸引有心人注意，陳明章之後，最近頗受注意的台語rap歌手張睿詮、新民謠創作音樂人王昭華，分別以反叛曲風及詩文民謠風受到注意。

終究，族群音樂必須面對消費口味窄隘的無奈，這方面的限制在原住民音樂更顯棘手。原住民新音樂運動啟動更晚，受限於文字記載工具闕如，以及更巨大的語言傳承斷層，自民歌時期挺身而出的胡德夫（排灣、卑南）迄今，完全以母語創作的原民音樂人數量屈指可數，近幾年才有泰雅族的雲力思、卑南族的盧皆興致力於古調翻新。更多的是以國語創作、低迴唱出族群心聲，包括陳建年（卑南）、巴奈（卑南、阿美）、檳榔兄弟（阿美族）等。聲音低沉的巴奈尤有特質，live 演唱一向人氣飽滿，宛若高山巨大圓渾的聲音結合族群心聲與處境的歌詞，自然樸實，毫不矯飾，卻讓人無法迴避整個台灣原住民命運迄今猶糾葛難解的文化命題。

儘管政治壓抑已漸漸減輕，但歷史造成的消音與缺席，讓族群音樂在今天的台灣仍多側身非主流之屬，甚且成為抗拒主流音樂的特定選擇。《菊花夜行軍》卷尾有一首 日久他鄉是故鄉，寫的是外籍配偶遠嫁台灣的心聲。聽著主唱人黎氏玉印帶點腔調的國語歌聲，你或許會了解，作為任一特定族群，誰不想被傾聽與了解呢 不論河洛、客家、外省、外籍、原民，跨出自我侷限，其實才有更寬大的天空。

天皇皇．地皇皇 無邊無際太平洋
左思想．右思量 出路在何方
天茫茫．地茫茫 無親無戚靠台郎
月光光．心慌慌 故鄉在遠方

日久他鄉是故鄉，交工樂隊
《菊花夜行軍》專輯，2001

民族音樂的 資料保存

民族音樂資料調查、保存，隨著社會現代化的變遷及耆老逐漸凋零而日顯迫切。除了台藝大、師大、文大等音樂系所等學術機構持續進行田野採集和研究，及民間個人、機構的收藏與出版，國立台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下轄台灣音樂中心的實體與虛擬資料庫館藏，是目前國內最全面性蒐集和整合原住民、客家、傳統地方戲曲資料的機構，而一九六〇年代師大音樂系教授許常惠發起一連串民歌採集運動，當時最早的錄音資料也留存在此，是國內外愛樂人了解台灣音樂今昔故事的重要窗口。（文／王文娟）

有關「台灣音樂中心」詳盡資料，可上網站查詢
<http://rimh.ncfta.gov.tw/>



胡德夫的歌聲，低迴唱出族群心聲。（攝影／陳建仲）